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十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璨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十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五十三

巡狩

宋史禮志巡幸之制唐開元禮有告至肆覲考制度之儀開寶通禮因之太祖幸西京所過賜夏秋田租之半真宗朝諸陵乃舉大禮途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過

京城服韡袍具鑾駕羣臣公服繫鞵供奉班及内朝官
前導凡從官並日赴行宫合班起居晚朝視事羣臣不
赴中頓侍食百官就宿頓迎駕訖先發或道途隘逺則
免迎駕將進發近臣諸軍賜裝錢出京留司馬步諸軍
夾道左至新城門外奉辭留守辭于門内百官父老辭
于苑前名留守等賜飲苑中州縣長吏留司官待于境
所過賜巡警兵守津梁行郵治道卒賜服錢屬父老綾
袍茶帛途中賜衛士緡錢所幸寺觀賜道釋茶帛或加

紫衣師號吏民有以饔餼酒果方物獻者計值答之命官籍所過繫囚逋負者日引對多原釋仍採訪民間疾苦賑恤鰥寡孤獨車服度量權衡有不如法則舉儀制禁之有奇材異德及政事尤異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其不守廉隅昧于正理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疾苦者亦許錄奏所過州府結綵為樓陳音樂百戲道釋以威儀奉迎者悉有賜東京留守遣官表請還京優詔答之駕還京大陳兵衛以入凡行幸太

祖太宗不常具數自咸平中車駕每出金吾將軍率士
二百人執檛周繞謂之禁圍春夏緋衣秋冬紫衣郊祀
省方並增二百服錦襖出京師則加執劍親王中書樞
密宣徽行圍内餘官圍外大禮備儀衛則有司先布土
為黄道自宫至祀所左右設香臺畫瓮青繩闌干巡省
在途則不設凡巡省翰林進號傳詩付樞密院每夕摘
守令衛士相應為識東京舊城城門西京皇城司並契
勘内外城宫廟門並勘箭出入皆然入藩鎮外城子城

門亦勘箭朝門定扈從官人數入柏城者僕射以上三人丞郎以上六人餘各一人東封定仗内導駕官從人數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四人學士尚書丞郎節度使三人大兩省大卿監三司副使樞密承旨客省閤門使副金吾大將軍押仗鳴珂内殿崇班以上二人餘各一人命諸司廵察之自後舉大禮皆循此制

太祖本紀建隆元年夏六月上如潞辛卯大赦減死罪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租録陣歿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年

開寶九年春三月丙子幸西京己卯次鞏縣庚辰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辛巳至洛陽辛卯幸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夏四月丙午駕還辛亥上至自洛

文獻通考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平太原五年次大名皆如太祖勞軍之制

真宗咸平二年幸大名景德元年駐澶淵勞軍之禮如祖宗　四年正月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間疾苦每日

引進父老及禁囚等對於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者召對撫慰賜之金帛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許羣臣請封禪令泰山路葺行宮不得侵民戶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准禮巡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大尉以酒脯幣帛於泰山下壇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行在者送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

聞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爲考制度使
左正言制誥周起攝中丞爲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
不便事併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舉儀
制禁之有竒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詢求論
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
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爲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爲
錄奏有司言澶州城門卑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

慮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所無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爲朝覲壇於奉高宫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衛仗宫懸於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龔文宣公位於文官三品之下隣州長史悉集上服衮御壽昌幄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兖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軍辟寒九紫花茸綿細窄袍三䍐祀汾陰悉如東封

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望俟至河中府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寳鼎行宫之前可以設壇詔如堯叟等語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丁酉發京師甲辰至慈㵎頓賜道傍耕民茶荈二月戊申賜扈駕諸軍緡錢壬子出潼關渡渭河癸丑次河中府丁巳次寳鼎縣辛酉幸開元寺作大寧宫大赦天下文武官並進秩四品以上追事太祖太宗潛藩或嘗更邊任家無食禄

者錄其子孫建寶鼎縣為慶成軍給西京分司官實奉三分之一令法官慎刑名有情法重者以聞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賜父老酒衣幣乙丑觀酺乙巳次華州幸雲臺觀庚午宴宜澤亭名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束帛辛未次閿鄉縣召見道士柴又元問以無為之要壬申宴虢州父老於湖城行宫三月甲戌次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乙亥賜運船卒時服己卯次西京庚辰罷河北縁邊工役壬午幸上清宫甲申幸

崇法院丁亥詔葺所經歷代帝王祠廟己丑御五鳳樓
觀酺壬辰詔朝陵自西京至鞏縣不舉樂癸巳禁扈從
人踐田稼甲午發西京夏四月甲辰朔上至自汾陰
高宗本紀建炎元年秋七月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
巡幸東南丙午詔定儀巡幸南陽九月壬辰以金人犯
河陽汜水軍詔擇日巡幸淮甸丁酉詔荆襄關陝江淮
皆備巡幸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庚午次泗州
幸普照寺乙卯次楚州寶應縣　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帝在揚州二月壬子内侍鄺詢報金兵至帝被甲馳幸鎮江府是日金兵過揚子橋癸丑游騎至瓜州王淵請幸杭州是夕發鎮江次吕城鎮甲寅次常州丙辰次平江府己未次秀州壬戌駐蹕杭州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辛巳次鎮江府乙酉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宫改府名建康六月甲戌移御行宫閏八月壬寅帝發建康復還浙張俊辛企宗以其軍從甲辰次鎮江府賜陳東家金冬十月癸未帝至杭州復如浙

東庚寅渡浙江壬辰帝至越州十一月丁卯下詔回浙西己巳帝發越州癸酉帝如明州十二月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給行在諸軍雪寒錢癸巳帝次昌國縣庚子移幸温州

老學庵筆記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則百司庶府為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宫往江西則亦分為二曰行在某司行宫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

宮留臨安則建康為行在臨安為行宮今東京阻隔

而臨安官司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建炎

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者既

對所陳劄子首曰恭維陛下歲二月東廵狩至於錢

塘吕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文獻通考紹興元年十一月詔以紹興駐蹕日久漕運

艱梗兵軍薪水不便可移蹕臨安府二年正月車駕至

臨安府駐蹕　七年二月車駕自平江進發次鎮江三

月至建康府駐蹕　八年二月車駕自建康府進發至臨安府還宫　三十一年車駕自臨安府進發視師次臨平鎮　三十二年正月車駕次建康府二月車駕自建康府回臨安

蕙田案宋自南渡以後播遷海澨但可謂之臨幸不得謂之巡狩但以一代典禮攸關姑采附焉亦春秋天王下狩河陽之意爾

右宋

遼史營衛志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
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
有行在之所謂之巴納春巴納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
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鵞未至卓帳氷上鑿水
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鵞鴈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
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
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緑
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鵞錐一枚於濼周圍

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鵞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鵞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方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鵞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鵞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鵞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鵞毛於首以為樂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結網釣春盡乃還夏巴納無常所多在托囉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

蓮乃幸子河避暑托𠰍山在黒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黒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托爾山東北三百里懐州西山有清凉殿亦為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為納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十旬乃去秋巴納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凉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常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

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鹻鹿又名呼鹿冬巴納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南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為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芘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

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為蓋彩繪韜柱錦為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地幛牕槅皆以氈為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梗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衹直禁圍外卓槍為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文昌雜録北國謂住坐處曰巳納四時皆然如春巳納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太祖本紀太祖三年春正月幸遼東

太宗本紀天顯三年夏四月戊寅東巡　四年夏六月巳酉西巡巳未選輕騎數千獵近山癸亥駐蹕涼陘秋七月庚辰覲市曲赦繫囚甲午祀太祖而東八月辛丑

至自京陘九月庚午如南京戊寅祠木葉山癸巳至南京冬十二月戊午至自南京　七年冬十二月丁巳西狩駐蹕平地松林

會同元年春二月戊戌幸遼河東三月壬戌將東幸三尅言農務方興請減輜重促還朝從之　三年春三月己巳如南京壬申次石嶺庚寅詔扈從擾民者從軍律甲午幸薊州乙未晉及南唐各遣使來覲夏四月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六月壬

寅駕發燕京癸丑次奉聖州

聖宗本紀統和元年秋八月戊子上西廵癸巳遂幸懐州九月辛酉幸祖州壬戌還上京　三年秋七月甲寅東幸丙寅駐蹕土河以暴漲命造船橋明日乗步輦出聽政八月丁丑次藁城庚辰至顯州辛巳幸乾州觀新宫辛丑酉幸閏九月丙子行次海上戊戌駐蹕通古山

四年冬十一月乙卯幸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寧言復南院都民今年租賦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

芳淀庚申詔諸道觀農　十五年夏四月己酉幸南京
己未如炭山清暑秋九月庚午幸饒州冬十一月丙戌
幸顯州十二月己酉駐蹕馳山
開泰四年十二月南巡海徼還幸顯州
太平五年秋九月駐蹕南京是歲燕民以年穀豐熟車
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
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
右遼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八年七月丁卯上如東京十月乙亥上至自東京　十年十月上如興中府十二月上至自興中府

熙宗本紀天眷元年二月壬戌上如約羅春水乙丑幸天開殿六月戊午上至自天開殿　三年四月丁卯上如燕京九月戊申上至燕京己酉親享太祖廟

皇統二年二月丁卯上如天開殿三月辛丑還自天開殿　四年二月癸未上如東京丙申次百泊河春水五

月辛亥朔次薫風殿九月乙酉上如東京壬子畋於沙河射虎獲之十月辛酉詔薫風殿二十里内及廵幸所過五里内並復一歲十二月甲午至東京　五年二月乙未次濟州春水三月戊辰次天開殿八月戊戌發天開殿九月庚申至自東京

程宷傳宷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上䟽其畧曰古者天子皆有廵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寃獄或問民疾苦宣布德澤皆廵狩之名也

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棄本逐末習舊染之汚奢侈詐偽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輿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整風俗或置匭匣以申究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廵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疏奏上嘉納之

八年二月乙卯上如天開殿四月庚戌至自天開殿

海陵本紀天德四年四月壬辰上自泰州如凉陘五月乙卯次臨潢府六月甲子朔駐綿山八月丙子次於都勒斡九月甲午次中京

貞元元年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初備法駕　二年三月丙戌幸大興府

正隆六年二月癸亥發中都丙寅次安肅州三月癸巳次河南府因出獵幸汝州温湯視行宫地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為空復禁扈從毋輒離次及遊賞飲酒犯

者罪皆死而莫有從者四月丁卯次温湯誠扈從毋輒過汝水上

世宗本紀大定元年十一月辛巳以如中都期日詔羣臣壬午詔中都都轉運使左淵曰凡宫殿張設毋得增置毋役一夫以擾百姓但謹圍禁嚴出入而已已丑如中都次小口使中都留守宗憲先往壬辰次梁魚務丙申次義州十二月乙卯次三河縣丙辰次通州丁巳至中都壬戌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

年正月丁酉如安州舂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賦役及保塞縣御城邊吴三村凡扈從人常止其家者亦復一年辛酉獵於髙陽之北庚午還都　六年三月甲寅上如西京庚申次歸化州西京留守唐古德温上謁戊辰至西京五月戊申幸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之壬子詔雲中大同縣及警廵院給復一年壬戌詔將幸銀山諸扈從軍士賜錢五萬貫有敢

損苗稼者並償之六月丙戌發自西京庚子獵於銀山七月辛酉次三义口八月辛未朔次凉陘庚辰獵於望雲之南山九月辛丑朔至自西京　七年九月庚寅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大祈察訪所經過州縣官十月乙未朔上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會宴寢堂宇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宣諭仍令舊居止戊申還都　八年五月乙丑上如凉陘七月已卯次三义口上諭點檢司曰沿路禾稼甚佳其扈從人少有蹂踐則當汝罪八月

乙酉至自凉陘　十二年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
命賑山東東路和掄明安民飢丁丑次阻居久旱而
雨戊寅觀稼禁扈從蹂踐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
服純黄油衣癸未諭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
假于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
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並償其直乙酉詔
給西北路人户口牛六月甲寅如金蓮川九月丙子至
自金蓮川　十四年五月甲午如金蓮川八月丁巳次

珠勒實日中白龍見御帳東小港中須臾乘雲雷而去九月丁亥還都　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壯丙子次華港己丑還宮四月己巳上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吏誠否向玉田知主簿舒穆嚕乃能吏也可授本縣令五月丙午上如金蓮川八月乙巳至自金蓮川　二十年正月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縣行宮丁丑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偏林為御林大淀濼為長春淀二月丁未還都　二十二年三月甲

申諭戸部令歲行幸山後所須並不得取之民間雖所用人夫並以官錢和雇違者杖八十罷職四月甲子上如金蓮川九月戊寅至自金蓮川　二十三年正月壬午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内被役之民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傭直二月乙巳還都　二十四年三月壬寅如上京四月庚申次廣寧府丙寅次東京丁卯給復東京百里内夏秋稅租一年在城隨闕年七十者補一官曲赦百里内犯徒二年以下罪乙酉觀漁于混同江五月己

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宫戊戌宴于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六月辛酉幸安春　水臨漪亭壬戌閲馬于緑野淀七月巳未上謂宰臣曰天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士民之孝弟婣睦者舉而用之其不顧亷恥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則加懲罰丙午獵于勃海淀八月乙亥詔免上京今年市税

續文獻通考時世宗將幸上京大理司直路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遊非慎重之道也書奏不報後薛王府掾梁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葢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殊候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險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車騎闐塞主客不分

牛馬風逸以難收藏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隷不免困踣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有大于此者臣聞高城浚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無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

冷㕭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衞官周廬纔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為用是失其爪牙也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為愈人君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無憂患之地耳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皇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方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宫闕井邑之繁

麗倉廪府庫之充實百官僚屬皆處其内非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陛下舍此而他往倘有内隙乘之臣甚懼焉議者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巴納舊人喜談之以為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謂三代之政令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儀物殊簡輜重不多隔三五歲方一行非歲歲如

此也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于役傷于財陛下其忍之歟世宗納之遂爲罷行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四月乙卯幸景明宫五月庚午次烏艫薩巴六月壬辰如冰井己亥出獵登呼圖哩巴山酹

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進酒丙午曲赦西北路已未如沓沙秋山七月戊辰獵于和齊寬一發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二賜扈從官有差辛巳次羅衮呼實布是日上親射獲黄羊四百七十一乙酉次冰井丙戌以天壽節宴樞光殿凡從官及承應人遇覃恩遷秩者並受宣勅于殿前八月辛亥至自景明宫　六年正月壬辰如春水二月庚午至自春水九月辛卯如秋山十月丙辰至自秋山丁巳以歲幸春水秋山五日一進起居表

自今可十日一進

承安五年正月丙申如春水辛丑諭樞點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二月辛未至自春水

泰和二年五月壬戌諭有司曰金井巴納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廈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已已勑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令灑掃不許以黄土覆道違者糾之

五年正月丁卯如光春宮春水乙亥詔有司自泰和三

年郡縣三經行幸民嘗供億者賜今年租稅之半丁丑次霸州二月己亥如建春宮三月庚申還宮

宣宗本紀貞祐二年四月乙卯尚書省奏廵幸南京詔從之壬午車駕發中都丙戌次定興禁有司扈從蹂踐民田丁亥次安肅州癸巳次中山府勑扈從軍所踐禾稼計直酬之六月癸丑次内丘縣戊午次彰德曲赦其境内庚午次鉅橋鎮壬戌次宜村秋七月車駕至南京

右金

元史世宗本紀中統元年冬十月戊午車駕駐錫衮之地命給官錢雇在京橐駝運米萬石輸行在所十二月乙巳帝至自和林駐蹕燕京近郊　二年春二月丙午車駕幸開平詔減免民間差發罷守隘諸軍秦蜀行省借民錢給軍以今年稅賦償之免平陽太原軍站戶重科租稅　四年春二月甲子車駕幸開平秋八月壬申車駕至自上都

至元元年春二月癸酉車駕幸上都詔諸路總管史權

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朝會弛邊城軍器之禁九月辛巳車駕至自上都　四年春二月車駕幸上都秋九月車駕至自上都

續文獻通考至元三十一年九月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百官朝賀時監察御史崔敬疏言太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實喇鄂爾多乃先皇帝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陛下

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祗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悦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爲職願大駕還大内居深宫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廟之福也

元史成宗本紀　元貞元年春二月丁酉車駕幸上都秋九月甲戌帝至自上都

大德三年春二月癸丑朔車駕幸柳林庚辰幸上都秋

九月癸未聖誕節駐蹕古柵受諸王百官賀乙亥車駕還大都

續文獻通考成宗時每歲或二月三月車駕幸上都至九月或十月還大都

武宗本紀至大元年春三月戊寅車駕幸上都秋九月乙亥車駕至自上都

仁宗本紀至大四年閏七月甲辰車駕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駝人衞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

勅禁止之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春三月辛巳車駕幸上都秋八月車駕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葢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穫一舉兩得何計乎寒九月丙子駐蹕昂兀嶺丁酉車駕還大都　二年春三月丁酉幸柳林夏四月戊戌朔車駕幸上都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六月丁卯朔車駕至五臺山禁扈從宿衞毋踐民禾秋七月車駕至應州

三年春三月壬辰朔車駕幸上都秋八月癸亥車駕南還駐蹕南坡

續文獻通考至治時每歲幸上都如仁宗

泰定帝本紀泰定元年夏四月甲子車駕幸上都秋八月車駕至大都　三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幸上都秋七月甲辰車駕發上都禁車騎踐民禾九月庚申車駕至大都　四年春二月壬午狩于漷州三月壬戌車駕幸上都秋閏九月車駕至大都

續文獻通考泰定時每歲幸上都如英宗

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夏五月戊辰車駕發大都次大口己巳次龍虎臺六月丙戌大駕至上都秋閏七月大駕將還勅上都兵馬司官二員率兵士由偏嶺至明安巡邏以防盜賊丁酉大駕發上都八月己未大駕至京師

續文獻通考至順元年樞密院臣言每歲大駕幸上都發各衛軍士千五百人扈從又發諸衛護軍萬五千人以駐山後蒙古軍三千人駐官山以守關梁乞如舊數

調遣以俟來年從之　三年夏五月庚寅大駕發大都時廵于上都

元史順帝本紀元統二年夏四月車駕時廵上都秋九月辛卯車駕還自上都

至元元年夏五月戊子車駕時廵上都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秋九月庚辰朔車駕駐鄂和嶺　二年夏四月戊戌車駕時廵上都秋九月戊辰車駕還自上都

三年夏四月己卯車駕時廵上都秋七月丙午車駕

幸實喇鄂爾多丁未車駕幸龍岡灑馬乳以祭八月車駕至自上都

至正元年夏四月車駕時廵上都秋八月車駕至自上都

右元

明會典永樂六年改定廵狩儀注 一詔諸司及鎮守官知會 一禮部預行各處凡有重事并四夷來朝俱達行在所仍具本啟聞其餘事務奏啟俱達京師啟聞

施行事有疑礙者在京合該衙門具奏取自上裁凡進
拜表箋表文達行在所箋文達京師 一禮部預行經
過所在軍民衙門俟車駕至官吏生員耆老朝見及預
行北京畿内文武衙門令掌印官俟車駕至朝見 一
祭祀車駕將發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孝陵祭大江旗纛
等神軷祭於承天門其經過處所滁州遣官祭滁陽王
泗州遣官祭祖陵鳳陽祭皇陵祭淮闕里遣官祭先師
孔子望祭泰山沿途古先聖賢忠臣烈士祠墳禮部預

期奏聞遣官致祭將至北京境上設壇祭北京山川等
神車駕至北京奏告天地祭告境內山川等神　一扈
從在京馬步軍五萬人內馬軍一萬步軍四萬馬軍五
千步軍五千充駕前軍餘馬軍五千步軍三萬五千分
五軍率領每軍馬軍一千步軍七千以都指揮指揮千
百戶管領錦衣衛仍選將軍五百人校尉二千五百人
力士二千人　一侍從五府都督各一員首領官一員
吏六人吏部堂上官一員文選等四司官五員辦事官

二十員歷事監生四十人人材五十人吏十人戶部堂上官一員北京等十二司官十三員辦事官十員吏二十四人禮部堂上官二員儀制等四司官七員辦事官十員吏十二人鑄印局官一員吏一人匠六人兵部堂上官一員武選等四司官七員辦事官五員吏十五人刑部堂上官一員浙江等十二司官十二員辦事官五員吏十三人工部堂上官二員營繕等四司官十員辦事官二十員吏十五人都察院堂上官一員浙江等十

二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員辦事官五員吏二十四人通政司堂上官二員首領官一員吏六人大理寺堂上官一員左右寺官六員吏十人太常寺堂上官二員首領官一員吏二人賛禮郎四員協律郎一員司樂一員樂舞生二十人厨子五十人光禄寺堂上官三員首領官一員署官十七員辦事官六員吏三人厨子一千人鴻臚寺堂上官四員首領官一員序班四十員鳴賛四員及通曉夷語者斟酌帶去翰林院内閣官三員侍講修

撰典籍等官六員書制勅秀才八人及譯寫四夷文字監生十三人尚寶司官二員吏科給事中三員戸科給事中三員禮科給事中三員中書舍人四員寫誥秀才五人行人司行人十員太醫院堂上官二員生藥庫官一員醫士摘選十分之二吏三人欽天監官三員天文生十五人教坊司奉鑾韶舞司樂各一員俳長色長樂工斟酌用之　一扈從文武官軍人等陸路文武官員人等寫制誥秀才譯字監生緊用供應醫士天文生及

各厨役人等俱給馬騾驢匹官給外脚力驢給鈔六十錠自備辦事官監生人才吏典及醫士厨役等非緊用者人給脚力鈔二十錠隨伍官員將軍校尉力士旗軍每二人給驢一匹如不敷亦給鈔六十錠自備水路俱應付船隻遇陸路應付車輛　一緣途各站每站增馬二十匹令附近衞所馬軍内差撥仍令附近有司備車一百輛無車之處起夫五百人聽候　一經過處所支給糧草扈從官員人等人日給行糧二升馬日給料四

升草一束驢料一升草一束　一車駕將發宴在京文武羣臣賜扈從文武官員軍校人等鈔五十錠侯四十錠伯三十錠一品二品二十錠三品四品十五錠五品十二錠六品七品十錠八品九品八錠未入流及辦事官將軍總小旗人鈔七錠將軍及各衛總小旗人鈔六錠監生秀才吏典人材醫士樂舞生軍校力士廚子工匠人鈔五錠軍伴皂隸樂工人等人鈔四錠在外衛所扈從及各處駐劄官軍依京衛官軍例給賞　一車駕

至北京宴文武羣臣耆老賜官員人等及命婦鈔其嘗守城命婦論次行賞　一恭遇萬壽聖節公侯駙馬伯文武官四品以上近侍官及監察御史預宴五品以下并辦事官監生秀才吏典軍民工匠人等依例賜鈔一錠　一五軍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各鑄印信通政司鴻臚寺鑄關防　一扈從官員有牙牌者隨身懸帶以憑關防出入　一經過郡縣分遣廷臣考覈守令賢否即加黜陟分令給事中監察御史存問高年賜幣

帛酒肉　一經過鳳陽陵户及親戚人賜鈔六錠耆老迎見者人鈔三錠泗州陵户親戚耆老迎見者賞如之

續文獻通考永樂六年八月丙戌詔明年二月廵北京

七年正月命學士胡廣諭德楊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從二月上啟行命皇太子監國三月車駕至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　八年十月丁酉車駕發北京十一月癸亥朔冬至車駕還京　十一年二月上廵幸北京

皇太孫從　十五年三月壬子上廵北京皇太子監國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宣德五年九月車駕巡近郊冬十月丙子車駕發京師
駐蹕玉河諭成國公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
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
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
站召學士楊士竒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
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
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

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灾異大抵國之存亡係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　九年九月上將率師廵邊命蹇義楊士竒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扈從癸未車駕發京師丁酉駐蹕洗馬嶺庚子回鑾
正德十二年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懐來宣府等處游獵

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賜姓朱氏號曰外四家上在豹房同卧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上出宮游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

明史世宗本紀 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卯幸承天辛酉次真定望于北嶽丁卯次衞輝三月己巳渡河祭大河之神辛未次鈞州望于中嶽庚辰至承天戊子御龍虎殿

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二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内河南三之一夏四月壬子至自承天甲子幸大峪山丙寅還宫

明會典嘉靖十八年南巡儀注　一先期上親奏告皇天于元極寶殿同日告闡皇祖太廟皇考睿宗廟遣官分告北郊成祖列聖羣廟大社稷帝社稷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用祭服太常寺備脯醢酒果翰林院撰告文一軷祭於起承天門遣官祭旗纛之神用牲醴制帛三

獻如常儀　一駕發出正陽中門后妃輦轎後隨錦衣衛設欽製武陳駕備輦輿儀仗等項扈行本衛選精壯旗校八千人內以六千人專管擡奉上座輿輦二千人專管擺執駕儀及一應正直巡綽傳宣等用選委千百戶一百二十員分投管理各分撥班接替行太僕寺調取寄養馬三千匹兌給各旗校更迭騎坐以錦衣衛指揮充前驅使領千百戶等官先往肅清道路簡命武職重臣二員留守京城兵部尚書一員叅贊機務各請勅

行事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督整飭宣大等處軍務一員提督薊州山海關等處地方邉備文職重臣一員充行邉使往遼東薊宣大鴈門固原等九邉閱視兵備戶部齎銀隨去勞賞官軍各請勅行事兵部奏請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大明門外兩邉守門文武大臣各一員坐邉官侯伯二員增設守門官軍用科道官點閘京城内外廵捕官軍行團營再選有馬官軍三千員名分為兩班酌派五城地方與同舊有官軍廵邉仍選委坐營官及

各提督把總等官晝夜巡捕安定德勝門各土城門外及鄭村壩大黄莊居庸關白羊口六處地方該營揀選有馬官軍每處一千員名分為兩班輪流下營防守安定德勝門土城各用東西官廳正總兵官一員其餘各用參將一員統領下營紫荆倒馬二關保定撫鎮官揀選精鋭有馬官軍每關一千員名分為兩班每月輪流下營把守各委坐營官一員統領　一兵部於團營東西官廳御馬監勇士内揀扈駕官軍六千員名給兊馬

匹内執武陳駕儀一千人總兵官一員領之駕前後各二千人叅將二員領之駕左右各五百人翼駕行左右副叅將領之及行文沿途撫鎮等官調撥兵馬屯駐扈駕先期户部請勑命侍郎一員率屬官六員帶領太倉銀三十餘萬兩前去沿途整理官軍糧料工部請勑差郎中一員同内官監督理沿途橋道及行宫席殿禮部行南北直隷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凡有要緊重事俱達行在所奏聞其餘事務俱達在京通政使司照常封進

各該衙門啓請皇太子令旨行其事有疑礙者各差人赴行在所奏取旨各處拜進表箋除歲例等項赴在京禮部照常類收啓請司禮監官捧進其特賀大禮不係常典者原差人恭詣行在投進　一扈從官五府堂上官各一員首領官各一員吏各一人吏部堂上官一員文選等四司官各一員辦事官六員吏六人戶部堂上官二員浙江等十三司官各一員辦事官二員吏十三人禮部堂上官二員儀制等四司官共六員鑄印局官

一員辦事官六員儒士三人吏十二人鑄印匠四人兵部堂上官一員武選等四司官共六員辦事官一員吏六人刑部堂上官一員浙江等十三司官各一員辦事官一員吏十三人工部堂上官二員營繕等四司官共十員辦事官二員吏十人都察院堂上官二員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各二員辦事官四員吏十三人通政司堂上官二員首領官一員辦事官二員吏二人大理寺堂上官一員左右寺官二員辦事官二員吏二人太

常寺堂上官六員首領官二員屬官十員吏一人執事
人役四十人厨役三十人光禄寺堂上官二員四署官
四員吏四人厨役二百人太僕寺堂上官一員首領官
一員吏一人鴻臚寺堂上官俱從司儀司賔各一員鳴
贊四員序班十六員通事四員翰林院堂上并講讀等
官四員制勑誥勑二房官共二十員譯字官生四人吏
十人尚寶司官四員吏一人六科給事十二員吏六人
中書舍人一員吏一人行人司行人十員吏三人太醫

院堂上官五員御醫吏目八員聖濟殿醫士選帶三分之一吏二人欽天監堂上官一員博士等官八員天文生陰陽人共十八人吏一人教坊司奉鑾韶舞司樂八員俳色長樂工二百人扈從文武内外官及各項人役合用夫馬驢騾車輛廪給口糧各項應付事宜兵部定擬奏請轉行在外有司一體應付内府印綬監收貯先年行在衙門印信關防禮部領出給付各扈從官使用尚寶司給領文武字樣牙牌　一駕發留守大臣率在京

文武衙門官員各俱吉服先期赴宣武門外彰義關候
送駕過退扈從官分程先發在途免朝叅侯駕惟禮兵
二部鴻臚寺太常寺科道糾儀官從行光禄寺隨路預
辦御膳酒飯供具凡過行宫進膳處所各該撫按守廵
兵備等官選委精壯官軍披帶盔甲器械拱衛乘輿不
許諠譁錯亂違者聽錦衣衛即時具奏挐問其扈駕官
軍戸部給散行糧工部辦鍋竈不許分外索害有司及
入民人舍混擾違者許被害等人赴撫按衙門告治仍

行隨駕緝事官校訪拏重治各該軍衛有司不許分外科斂違者聽撫按官體訪指實參究重治各衙門跟隨吏書人等各照兵部原行關文於軍衛有司驛遞衙門應付不許分外多索其應付衙門亦要即時應付毋得遲悞違者俱赴所在官司告治經過駐劄地方原有商賈店舖開賣飯食等物照常市貿不許躲避亦不許從駕人員用强輕價勒買違者許被害人即時告治兵部咨行各該巡撫官預先出給榜文曉諭　一經過處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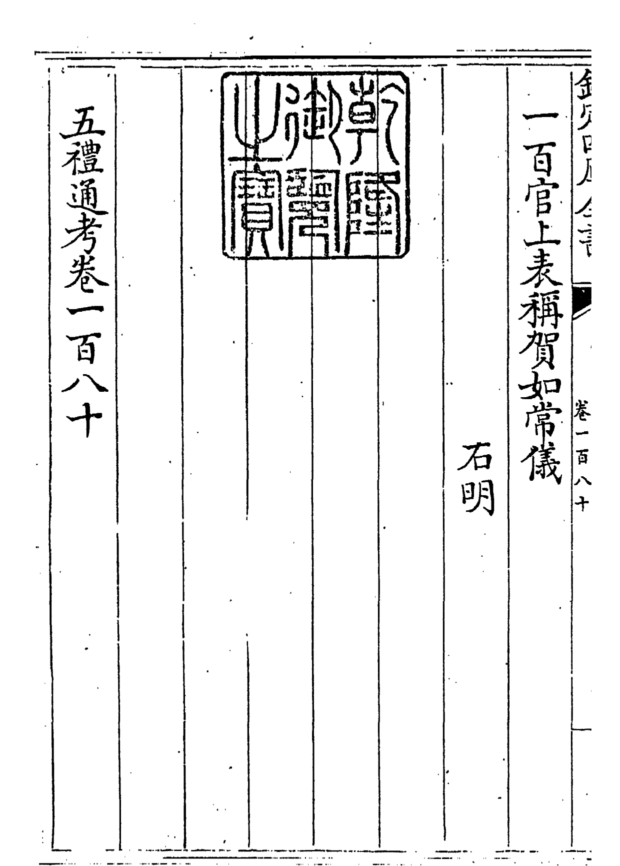
真定望祭北嶽恒山之神用牛犢羊豕上具常服行禮如常儀五府九卿廵撫大臣吉服陪拜衞輝遣官祭濟瀆之神用太牢鈞州望祭中嶽嵩山之神滎澤祭河神俱用太牢行禮如北嶽南陽遣官祭武當山之神用牲犢沿途古帝王聖賢忠臣烈士祠墓禮部查訪預期奏聞遣官致祭帝王用太牢次用少牢又次脯醢酒果凡祭翰林院撰祭文　一各處撫按并三司官俱於所屬境上候駕先赴行在鴻臚報名駕至行宫各具吉服朝

見所過府衞州縣官吏生員耆老人等俱於三十里外候迎道旁跪叩頭駕過退駕至行宫鴻臚寺引見俱行五拜三叩頭禮　一各處近路王府許親王具常服預先出城候駕其餘宗室俱不許擅離府出迎　一親王迎接先期命文武大臣侍於途王於道傍拱立文武大臣下馬侍上左右禮部尚書跪奏某王某恭迎聖駕見内侍官引王至駕前跪行叩頭禮禮部尚書進立於上前候旨承旨訖起立傳旨示王隨至行宫上入少憩王

具冕服欽定文武大臣於殿內左右侍從官於丹墀東西侍班侯上陞座鴻臚寺官引王由殿左門入至拜位賛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上命賜宴內侍官引王於別次少俟從官叩頭如常儀王宴畢遣大臣伴送回府駕還先以書止諸王勿煩出送 一 上臨舊宮恭詣皇考睿宗獻皇帝謁告儀具祠祭司 越四日行祭告皇天禮於龍飛殿丹陛奉皇考睿宗獻皇帝配是日上更皮弁服詣國社壇及山川壇行告祭禮次日恭謁顯陵儀見祠祭司 次日

從駕官上表賀遂頒詔前期一日鴻臚寺陳設表案詔案於龍飛殿中錦衣衛設隨駕朝儀及迎詔綵輿香亭於丹墀教坊司設中和韶樂百官各具朝服地方官吏師生耆老人等俱隨班行禮是日早鳴鐘鼓上具冕服御後殿執事官行禮畢上陞殿鳴鞭欽天監官唱時鴻臚寺賛入班賛四拜興平身唱宣表宣表官宣訖賛俯伏興四拜興賛頒詔翰林院官捧詔授禮書禮書捧詔置雲盤内叩頭興由殿中門出置綵輿内錦衣衛官校

舉輿教坊鼓樂前導百官趨出候於龍飛門外鴻臚寺
賛入班行四拜禮賛跪宣讀詔畢賛俯伏興搢笏賛舞
蹈山呼出笏賛四拜興平身禮畢禮部尚書捧詔出謄
黄奏差行人等官頒行天下　一聖駕回京上親奏謝
皇天上帝於元極寳殿同日告謝皇祖太廟皇考睿宗
廟如常儀文武官吏該陪祀者俱具祭服陪拜遣官分
告北郊成祖列聖羣廟大社稷帝社稷朝日夕月天神
地祇太歲旗纛都城隍等神承天門之神俱行禮如初



一百官上表稱賀如常儀

石明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銓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五十四

觀象授時

蕙田案堯命羲和舜察璣衡紀數之書觀象之器法斯大顯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

事以會天位葢敬天授時固宗伯職也月會於辰而成月日紀於星而成歲馮相所掌即唐虞日月星辰之事明矣夫寅賓寅餞之類以測象曰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即後世里差之法星鳥之類以測象星即後世歲差之法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測象月即後世歲實及置閏之法聖王觀象授時皆隨時測驗以合大易取象于革

之義厥後春秋時置閏無法食或違朔兩紀日南至先天者二三日梓愼裨竈史墨之徒長於禨祥短於推步漢初猶踵前弊東漢末迄隋唐漸有改更減斗分始於劉洪覺歲差始於虞喜知日月之不平行始於張子信去平朔用定朔始於李淳風僧一行大衍推往古合朔上符仲康時季秋月朔辰弗集房之文較諸家得之為多元之授時成於郭守敬

許衡王恂革去衍元日分不用惟恃制器測景
順天求合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事超軼諸家
明之大統襲用授時迄其末季推步漸差交食
無效時西法適來講求雖切終未施行惟我
聖祖仁皇帝生知天縱達象緯之理探河洛之精定
法著書正百代之舊章貽萬世之成憲唐虞
典謨莫能尚也茲推本六經以著其原遞考
累代以窮其變會歸

本朝以集其成凡日月之纒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恒星之行而漸差及受六曜之凌犯皆有精算密合惟太陰之本輪均輪由大而漸小黄赤二道距度由闊而漸狹斯則天行之革當隨時測驗焉觀象者可以審所從事矣

易乾卦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疏萬物壯健皆有衰怠唯天運動日過一度蓋運轉混沒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

程子易傳乾道覆育之象甚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

也

朱子本義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也

語類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李氏光地曰重乾之卦象天道之流行而不已也以形言之則日日而周以氣言之則歲歲而運以其命言之則於穆不已者是已傳取天行之顯為言則氣與命皆在其中矣

蕙田案自地而上皆天也地為至靜之體以居人物由是上之愈遠則旋轉愈速日月星麗乎天終古旋轉不已者天行至健使之然

也昔人皆指恒星為天今西域言推步者以為恒星之上別有宗動天據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是恒星亦繫于天之象而不可專目之為天至健者乃天也日月星之行皆天行至健使之旋轉不息似不必更別為之名矣

附論天體廣袤里數

淮南子天文訓天去地五億萬里

張衡靈憲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

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句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

王充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

後漢郡國志注帝王世紀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

廣雅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

晉書天文志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以句股求弦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

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
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
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一度
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
六十五分分之
萬九千四十九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三五歷紀天去地九萬里春秋
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孝經援神契周
天七衡六閒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
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
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
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
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
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周禮疏叅考靈耀
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
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

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内并星宿内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明史天文志日月五星各有一重天其天皆不與地同心故其距地有高卑之不同其最高最卑之數皆以地半徑準之太陽最高距地為地半徑者一千一百八十二最卑一千一百零二太陰最高五十八最卑五十二塡星最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二最卑九千一百七十五歲星最高六千一百九十最卑五千九百一十九熒惑最高二千九百九十八最卑二百二十二太白最高一千九百八十五最卑三百辰星最高一千六百五十九最卑六百二十五若欲得七政去地之里數則以地半徑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四里通之

江氏永曰三角八綫割圓之術因七政之行度比次其高下而各重之天去地之數可得即恒星以上無法可算者亦可想而知矣姑以太陽與土星兩重天言之西史第谷測太陽行度得其高卑之中處距地

一千一百五十地半徑夫地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以一一五乘之則日去地有一千六百二十五萬七千五百餘里又地周九萬里亦以一一五乘之則日天之周一萬零三百五十萬里可謂大矣而猶未也火木土三星之天皆在日天之上而名星所行之歲輪皆與日天等大因其行歲輪一象限九十度視黄道上得幾何度因以測其本輪均輪次輪之半徑而知此星之天去地視日天得若干倍火星不及約半倍木星不及約五倍土星行歲輪九十度其視度五度半有奇其切線一萬零四百有奇夫輪之半徑十萬而五度半有奇之切線一萬零四百有奇則不止十之一其視日天之高十倍有奇矣又設土星行最高而當合伏其距地心一十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七有奇以太陽本天比例為十一倍人一三七三二四地半徑有一萬二千八百零八弱則土星最高而合伏距地葢一萬八千零九十七萬餘里矣此

以星行度實算得之非荒唐之比也土星之高已如此矣而恒星之天又在土星之上雖無歲輪可測算而以右旋之遲速約畧計之日一歲而一周火星二年弱一周高于日天半倍弱木星十二年弱一周高于日天不及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高于日天不啻十倍恒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一周則高于日天甚遠可知矣

唐書天文志吳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

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蓍之術以蠡測海者也古人所以恃句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術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迷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

益人倫之化哉

續文獻通考天度不可以里數論凡圜皆三百六十度在地面一度為二百里在天則距地愈遠而其度愈闊月天最卑距地最近者為地半徑五十倍有餘則一度已為一萬餘里馬端臨考引帝王世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其亦不足據矣

蒽田禜中庸之言天也曰及其無窮無窮之

云盡之矣日月星辰天之垂象也有象可覩
則有數可推列宿七曜之係乎天高下不同
而昔人之言天者或遠或近專指日之天乎
抑合日月星辰共繫一重天乎以今日實測
校之古人固甚懸殊然昔之衆說紛然各有
里步尺寸之數推至微芒則亦各有測驗折
算之法法有疎密是以不等總之無關理要
存而勿論可也孟子有曰天之高也星辰之

遠也夫以至高至遠而一日一周則速甚於流矢飛礮以今法計日之行一息之間七八千里又不止如胡氏所云八十餘里也此非所謂天行健乎唐書天文志獨持正論可以為前後之折衷云

觀承案天大無外原不可以道里計度數求今所算者就日月星辰有形象處推測之耳日月星辰皆天之文恒星固非天之體矣若

恒星之上無形無象渾然一天而已豈可復以重數分乎新法過於求密又於其中分為宗動天與静天為二亦太鑿矣且聖人所以觀象授時者無非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以為民生日用之常經耳其於視聽所不及者豈肯妄為論說以誣民哉唐志所論最為明確葢出歐公之筆歐公持論每多正當不刋實超出五行天官諸家之上也

右天行

屈子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朱子曰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輭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明史天文志楚詞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裏黃則天有九重地為渾圓古人已言之矣

西洋之說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為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次曰填星天次曰歲星天次曰熒惑天次曰太陽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之喻相符

新法算書周天諸曜位置有高庳包函有内外去人有

遠近第一最近為太陰太陰能食日能掩他星他星不能掩太陰第二為水星第三為金星第四為太陽第五為火星第六為木星第七為土星第八為恒星第九為宗動天中世於恒星天上又增東西歲差一天南北歲差一天共為十一重天此歌白沢所定也近第谷以來不復用之恒星本天在七曜天之上者其一緯星能掩恒星恒星不能掩緯星其一緯星有地半徑之差各去地有遠近而差有多寡恒星無地半徑差以較緯星必為極遠極高其視地

球正為一點也

梅氏文鼎疑問　問傳言日月星辰繫焉而今謂七政各有一天何據曰屈子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則古有其語矣七政運行各一其法此其說不始西人也西人之說則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其天動故日月五星動非七政之自動也且既各麗一天則皆天也雖有高下而總一渾灝之體於中庸所謂繫焉者初無牴牾也然則何以知其有高下此亦

古所有但言之未詳耳古今術家皆言月在太陽之下故月體能蔽日光而日為之食是日高月下日遠月近之證也又步日食者以交道表裏而論其食分隨地所見深淺各異考此方見食既者越數千里而僅虧其半古人立法謂之東西南北差是則日之下月之上相距甚遠之證也又月與五星皆能掩食恒星是恒星最在上而於地最遠也月又能掩食五星是月最在下而於地最近也五星又能互相掩是五

星在恒星之下月之上而其所居又各有高下於地各有遠近也嚮使七政同在一規而無高下之距則相遇之時必相觸擊何以能相掩食而過乎是故居七政之上最近大圜最遠於地者為恒星恒星之下次為土星又次為木星次為火星次為太陽為金為水最近於地者為月以視差言之與人目遠者視差微近則視差大故恒星之視差最微以次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言之近大圜者為動天所掣故

左旋速而右移之度反遲故左旋之勢恒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為最遲也右移之度恒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反最速也是二者宛轉相求其數巧合高下之理可無復疑夢溪筆談以月盈虧明日月之形如九可謂明悉而又以問者之疑其如九則相遇而相礙故輒漫應之曰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值而無礙此則未明視差之理為智者千慮之失

蕙田案七政各有一天天動而七政隨之各有所行之道各有所行之道則各有一極故

七曜左旋非七曜自旋其極順天左旋也至於迴環右轉極未嘗逆移其本天斜動則其道側溯而右也其遲速不等則因天有重數之故古人定為九重天自為天太虛無窮一也恒星二也鎮星三也歲星四也熒惑五也太陽六也太白七也辰星八也太陰九也皆成大圜而其行有法故曰圜則九重則法也朱子謂外第九重轉得愈緊其理誠然惟在

外左旋勢緊故在内各天左轉之機漸近而
漸舒右轉之勢反漸疾皆重數使之然也
又案歐邏巴十二重天之說恒星七曜而外
曰東西歲差曰南北歲差曰宗動曰常靜歲
差二重步算家不用梅勿菴亦嘗疑其不足
據而信宗動常靜為近理北極赤道繫之宗
動天者也雖去歲差二重而顯然可指數猶
十重何以古人但言九天蓋太虛無窮十與

十二皆不足以盡之天數極於九恒星七曜
適有八重併其遠而無所至極者為九乃至
健之天也至健運行以北辰為之樞紐以赤
道為之中紘既動而不息亦靜而有常大易
所謂天行健魯論所謂居其所其動靜合一
之理乎
覲承案天一而已安得有許多重數然以恒
星七政各行一重天而為八則并太虛天體

一重而為九古語圜則九重自然穩確西法乃於太虚天中分静天與宗動為二重又於恒星天上分出東西差南北差為二則有十二重天矣歐邏巴之説豈非鑿空已甚乎今能一一為之析其中當為術家不刋之定論也

右天九重

易說卦傳乾為天為圜_{疏天動運轉故為圜也}坤為地

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注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注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禮記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

大戴禮記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注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

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圓耳非形也

素問黃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

邵子觀物篇曰天何依曰依地地何附曰附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

朱子曰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

陷下

周髀算經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春秋分者晝夜等春分至秋分日內近極故日光照及也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秋分至春分日外遠極故日光照不及也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發猶往也斂猶還也故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

陰陽所終冬至所極皆若一也天象蓋笠地法覆槃乃見謂之象形乃謂之法在上故準蓋在下故擬槃象法義同蓋槃形等互文異器以別尊卑仰象俯法名號殊矣

梅氏文鼎曰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試畧舉之周髀言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為晝秋分至春分為夜蓋惟地體渾圓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矣若地為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

北極高下而異乎一也周髀又言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葢惟地體渾圓與天體相似太陽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為日中正午其對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即為夜半子時矣假令地為平面東西一望皆平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有

此方日中彼為夜半者乎二也周髀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葢惟與天同為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迥别北極下地即以北極為天頂而太陽周轉近於地平陽光希微不能𧙖凍萬物不生矣其左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為晝故朝耕而暮穫也若中衡左右在赤道下以赤道為天頂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並

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即其方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酉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三度半奇其熱稍減而凉氣以生為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則又為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奇而出入在正卯酉

南正午亦離天頂南並二十三度半竒氣候復得稍涼又為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又其方日軌每日左旋之圈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晝夜皆平上條言地近赤道而晝夜之差漸平以此故也赤道既在天頂則北極南極俱在地平可見然但言北極不言南極者中土九州在赤道北聖人觀象祇據所見之北極出地而精其測算即南極可以類推然又言北極下地高旁陀四隤而下即地

圓之大致可見非不知地之圓也即如日月交蝕常在朔望則日食時日月同度為月所掩亦易知之事而春秋小雅但云日有食之古聖人祇舉其可見者為言皆如是也

李氏光地曰天圓地方之説葢以動靜體性言之實則形氣渾淪相周古人卵中裹黄之喻是已術家又以地平為説亦即目所察天在地之上下隱顯各半而名之爾夫至順極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渾淪旁

薄者地之本體然也其南北兩端以去日遠近為寒暑之差東西以見日早晚為晝夜之度東之夜乃西之晝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則東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極為中或以赤道為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此理周髀言之至悉而漢氏以下莫有知者近新天文家侈為獨得痛詆前說幾數萬言惜乎無以髀蓋之術告之者

䙺承案西法之與古合不獨一二端也凡今

西人所詫為獨得者昔之聖人固知之而有宋大儒亦已明言之矣如以地為渾體南北東西隨處改移者即程子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之謂也又云日月五星各行一重天即朱子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之謂也其云宗動天行有常度故恒星東移而為歲差之根則朱子要當先論太虛天行之論已該之矣其曰日月五星各有一輪亦即朱子大輪

小輪有急有慢之謂也又曰月與五星有本輪又有次輪本輪以從天次輪以法日即邵子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星月法天又法日之謂也又如九執回回等書以整數三百六十度紀周天之行而不用奇零其實邵子元會運世之法已然葢本之大易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而定爲整數非預襲乎西法也

又曰金水與日同天而其兩輪包日是即張

子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之謂也是知儒者之學原無所不包葢理明則象數自該特膚學或未之思耳

續文獻通考地圓之説以古八寸之尺而言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極高一度若以今十寸之尺而論則二百里而差一度地全周三百六十度為七萬二千里全徑為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又十分里之三半徑為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九

里又二十分里之三以圓三徑一約畧計之則地之全徑為二萬四千里半徑為一萬二千里也又東西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乃以赤道下地之大徑而言若赤道南北則其度漸狹至南北極之下則三百六十度止一轉九而已

李氏光地曰里差之説具于周髀而其學不傳已數千載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於里差詳焉新法以地為圓體南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

有高下東西則見日有早莫望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莫而節氣之先後因之矣推之四海而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其變其說與周髀合

梅氏文鼎曰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而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圓何以能然至於水之為物其性就下四面皆天則地居中央為最下水以海為

壑而海以地為根水之附地又何疑焉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差二度江南天頂去北極五十八度浙江天頂去北極六十度各以所居之方為正則遥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京師以去北極五十度之星為天頂瓊海以去北極七十度之星為天頂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瓊海望京師亦復相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

皆地初無欹側不憂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遊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已矣

觀承案西法實多創論為舊法所未及然有言之太過處夫謂地體渾圓各以戴天為天履地為地但就地之南北東西論其高下殊觀之勢則可耳至謂四方上下各有國土人居而連上下言之則荒誕之說也据其法亦有北極之下不生草木之云可知不生草木

即不能有國土人居矣

江氏永曰地為圓形周圍九萬里南北則以二極之低昂而知之南北行二百五十里極高下差一度東西則以月食之蚤晚而知之地赤道經東西相距七千五百里則月食先後差一時此惟善測者能信地之綿亘甚廣其圓也以漸人雖繞地行一周恒以足履地首戴天必無倒立之時水之附地而繞亦猶是也今試汎舟於江湖登舟之高處望之水之來不見其端水之去不見其尾但覺微有彎環之形

惟舟所到即是高處此何也人目能望數十里此數十里即以漸而圓故也而地圓之最可見者如月食於地景月之虧必作彎形由地景圓故也使地不圓何以有此圓景乎易大傳曰坤至静而德方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皆地圓之證也方言其德則形體非方可知矣水附於地而流地振之而不洩則地面四周有水非是水載可知矣

蕙田案西域本法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年

而閏一月即漢時四分術法周髀之經歲是也其言地圓亦皆周髀之緒餘則其術之本于中法明矣

右天地之體

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朱子集注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語類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　又曰未嘗不動而動于其所故注謂之不動

邵子曰天之無星處皆辰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

蕙田案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

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為南極二極之中紘古
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
星八重之天循黄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
北不定惟赤道為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
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
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
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為赤
道之極云耳俗言赤手赤貧皆取空義

隋書天文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宫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

宋史天文志沈括議曰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暅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逺極

星乃三度有餘

蕙田案極星離北辰遠近自祖暅始考之祖氏測離一度有餘者梅氏文鼎以為真度恐未及一度宋沈氏測離三度有餘者梅氏以為在二度左右皆言其所用儀器測有未確元志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若夫極星所以動移由於恒星差言歲差者所當知也

晉書天文志劉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

李氏光地曰上規下規之中相去一百餘度其最中為天之紘帶紘之内外三十度許為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

戴氏震曰上下規隨地不同南行二百餘里北極差低一度其上下規周圜各減小一度北行二百餘里北極差高一度其上下規周圜增大一度凡增減一度於徑爲二度唐以後測北極始詳地體渾圜與天相應此其明徵也

右北極

周髀算經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極中不動璿璣也言北極璿璣周旋四至極至也）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游在樞南之所至）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游在樞北之所至）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游在樞西之所至）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游在樞東之所至）此北極

璿璣四游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

戴氏震曰今人所謂赤極者即魯論之北辰周髀之北極樞也今所謂黄極者黄道之極即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書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黄極故周髀即以璿璣為黄極之名或言古人不知有黄極非也黄極赤極古通曰北極而已此云北極南游則專指黄極為北極而赤極乃謂之正北極黄極每晝夜環繞赤極一周而又過一度冬至夜半黄極在赤極下正北之位是為北游所極卯時在赤極左正東之位是為東游所極午時在赤極上正南之位是為南游所極酉時在赤極右正西之位是為西游所極此一日之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于正北一周而過一度雖每日之推移甚微漸進而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實為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乃西游所極此一歲之四游所極

也古者冬夏致日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皆可知矣日月星隨天左旋實由於黄極環繞赤極為左旋之根周髀數言其廣書之義疏乎璿璣玉衡之制可因是而推求矣

蕙田案古人十二月建當因黄極之一歲而周四游定名試以赤極為中子午卯酉正嚮順布均分十有二宮冬至夜半黄極在正北子位是為建子每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小寒則過丑宮大寒正當丑位是為建丑立春過寅宮雨水正當寅位是為建寅驚蟄過

卯宮春分當正東卯位是為建卯清明過辰宮穀雨正當辰位是為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正當巳位是為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當正南午位是為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正當未位是為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正當申位是為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當正西酉位是為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正當戌位是為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正當亥位是為建亥大

雪過子宮冬至復於建子如此終古不變非

若斗杓所指隨歲差改移也

正極之所游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顛首希仰致至也識之者所望大星表首及繩至地參相直而識之也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以繩至地所謂兩端相直為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所識兩端之中與表為南北之正東西之正也加此時者皆以漏揆度之冬至日加卯酉者北極之正東西日不見矣以漏度之者

一日一夜百刻從半夜至日中從日中至夜半無冬夏常各五十刻中分之得二十五刻極加卯酉之時揆亦度也

戴氏震曰正極之所游者正猶定也凖也近冬至前後卯酉見星故於是時希望以定東西南北四嚮既凖即黄道之四游所極也其距赤極之度恒如黄道距赤道最遠之度二至太陽行黄道距赤道二十三度竒步算家所謂黄赤距緯者是

宋書天文志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曰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説以為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斗去人遠日去人近極之起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

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

蕙田案漢書所謂去極遠近者其極赤極也姚信所謂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而有時低有時起者其極黄極也冬至夜半黄極正值子位在赤極下是為極低日去黄極四分天周之一去赤極又加二十三度竒是以日行近南夏至夜半黄極正值午位在赤極上是為極起日去黄極四分天周之一去赤極

則減二十三度奇是以日行近北赤極所謂北辰常不動者也黄極每晝夜環繞赤極而又過一度則隨四時而遞改故冬夏至之夜半或低或起不同日近北則行地中淺近南則行地中深此中土地勢然耳若赤道之下四時之晝夜皆平葢南北地勢晝夜不同寒暑亦異其緊乎赤道之南北二極者也姚信昕天論偶然得解未深究赤極黄極之分及赤

道黃道運旋之所以然當時槩以好奇目之

是以黃道之南北兩極周髀而外鮮有能推

明者矣姑附其說論之

江氏永曰太陽若宗北極則恒行赤道無寒暑進退

何以能生萬物有北極赤道又有黃極黃道所以能

成變化也葢北極體也黃極用也北極為心黃極繞

之而成圈則又未嘗不宗北極也

右黃極

李氏光地曰西法有赤極又有黃極愚嘗妄意不獨黃有極耳自恒星以至月天皆有極也蓋樞紐長繫者惟宗動為然觀極星之離樞漸遠則恒星又有極可知矣日月五星則其明著者也

江氏永曰七政各行一道即各有所宗之極北極為心黃極環繞而成一圈月與五星之極皆以黃極為心各環之而成小圈水星圈最大月次之金次之土次之火次之木次之皆載於黃極圈之上各有條理

小圜自内而外由近而遠木火土金水似順五行相生之序月亦水類在金水之間

觀承案九重天内五星惟鎭星最在上則從上數下當為土木火金水今依江氏此說又似鎭星在火下故為木火土金水而順五行相生之序然則重數之次序原無一定可意為之矣其然乎

右月五星恒星之極

後漢書志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

日違天而東日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紀成日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

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

戴氏震曰日違天而東者寒暑發斂之所以然恒星亦有東移之度但所差甚微幾於不覺乃歲差之所以然漢人未知歲差故云星從天而西耳若考其實理則觀於晝夜日月星皆從天而西宗北極也觀於發斂出入日月星皆違天而東宗黃極也

蕙田案日月五星右旋漢以後算家並同

又案以上論日月星右旋

宋書天文志夏紀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遲故日與列星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

蕙田案列宿日月西移者晝夜之象也以晝夜言日行速於月宋儒日月星並左旋之說同此

劉向五紀論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敢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紀皆遠之迹其意好異者之作也

唐書大衍術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為朓朒變行或以為算術疎闊遇常朔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數法所以屢遷也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

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為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為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為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

梅氏文鼎曰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為法也而古惟平度於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

戴氏震曰案夏紀云月生三日見西方即禮記所謂三日而成魄揚雄所謂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是也本不指晦為言夏紀云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即揚雄所謂既望則終魄于東是也亦非指晦至若朓與側匿逆行之說則由不知日月五星有高下迴環之行以生遲疾留逆而誤以為平行占家之妄也劉向所舉三事皆失理其致辨夏紀者又非夏紀本意

張子正蒙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語類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葢天行甚健一日一夜
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
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
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
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
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

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

葸田案步算家據列宿以考七政行度故指列宿為天夏紀但言列宿不曰天最分明葢一晝夜一周天而常過一度者列宿也天至健不可以周計列宿七曜因天旋轉猶舟浮於水順流而下舟行各有遲疾皆可里計水

流之遲疾則無從里計者也月行不及十三度竒者不及列宿也若論太虚中從起處起而復于其處則一晝夜僅差十二度竒為不及天周至列宿西移而過滿一歲之日所進過之度幾及一周而微差此云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者約舉成數而言未計歲差故也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皆如此

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是右轉曰然

又曰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蕙田案朱子此條別天與列宿五星不使混同然則謂天左旋一周而過一度者特仍步

算家之舊耳

蔡氏沈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明史天文志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數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蕙田案蔡氏說本之張子朱子明太祖以為

非在今日則左旋爲儒者之說右旋爲數家之說夫日月五星附麗於天何至與天行相反故以爲順天左旋況晝夜見之左旋不已也此儒者所守之理及執策推數立表驗晷日有發斂月五星有内外出入不同一道不宗一極逆溯者乃其實象初非以進爲退取便積算也故斷然以爲右旋此數家所守之實今以黃極環繞明左旋之理以黃道側遡

明右旋之實二說並行而不悖矣附此兩條以備參考

梅氏文鼎疑問問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中西兩家所同也自横渠張子有俱左旋之説而朱子蔡氏因之近者臨川揭氏建寧游氏又以槽丸盆水譬之此孰是而孰非曰皆是也七曜右旋自是實測而所以成此右旋之度則因其左旋而有動移耳何以言之七曜在天每日皆有相差之度術家累計其每日差

度積成周天中西新舊之法莫不皆然夫此相差之度實自西而東故可以名之右旋然七曜每日皆東升西降故又可以名之左旋西法謂七曜皆有東西兩動而並出於一時蓋以此也夫既云動矣動必有所向而一時兩動其勢不能古人所以有蟻行磨上之喻而近代諸家又有人行舟中之比也七曜如人天如舟舟揚帆而西人在舟中向舟尾而東行岸上望之則見人與舟並西行矣又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曜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

北四十七度自短規至長規合之得此數雖欲為槽九盆水之喻而平面之行與斜轉之勢終成，㨿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轉之虛理哉然吾終謂朱子之言不易者則以天有重數耳曰天有重數何以能斷其為左旋曰天雖有層次以居七曜而合之總一渾體故同為西行也同為西行矣而仍有層次以生微差層次之高下各殊則所差之多寡亦異故七曜各有東移之率也然使七曜所差只在東西順逆遲速之

間則槽九盆水之譬亦已足矣無如七曜東移皆循黃道而不由赤道則其與動天異行者不徒有東西之相違而且有南北之異向以此推知七曜在各重之天皆有定所而其各天又皆順黃道之勢以黃道為其腰圍中廣而與赤道為斜交非僅如九之在槽沙之在水皆與其器平行而但生退逆也九在槽與其盤為平面沙在水與其器為平面故九與盤同運而生退逆水與沙並旋而生退逆其順逆兩象俱在一平面蓋惟其天有重數故能動移惟其天之動移皆順黃

道斯七曜東移皆在黄道矣是故左旋之理得重數之説而益明曰謂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何也曰天既有重數矣而惟恒星天最近動天故西行最速幾與動天相若六七十年始東移一度自土星以内其動漸殺以及於地球是為不動之處則是制動之權全在動天而恒星以内皆隨行也使非動天西行則且無動無動即無差又何以成此右旋之算哉其勢如陶家之有鈞盤運其邊則全盤皆轉又如運重者之用飛輪

其運動也亦以邊制中假令有小盤小輪附於大鈞盤大飛輪之上而别為之樞則雖同為左旋而因其制動者在大輪其小者附而隨行必相差而成動移以生逆度又因其樞之不同也雖有動移必與本樞相應而成斜轉之象焉此之斜轉亦在平面非正喻其平斜但聊以明制動之勢夫其退逆而右也因其兩輪相疊其退轉而斜行也因於各有本樞而其所以能退逆而斜轉者則以其隨大輪之行而生此動移也若使大者停而不行則

小者之逆行亦止而斜轉之勢亦不可見矣朱子既因舊說釋詩又極取張子左旋之說葢右旋者已然之故而左旋者則所以然之理也西人知此則不必言一時兩動矣故揭氏以九喻七曜只可施於平面而朱子以輪載日月之喻兼可施諸黄赤與西說之言層次者實相通貫理至者數不能違此心此理之同洵不以東海西海而異也

問天有重數則在外者周徑大而其度亦大故土木

之行遲在内者周徑小而其度亦小故金水月之行速七政之行勢畧同特其度有大小而分遲速耳以是為右旋之徵不亦可乎曰此必七政另為一物以行於本天之上故可以度之大小為遲速也今七政既與天同體而非另為一物則七政之東升西没即其本天之東升西没也且使各天之行各自為政則其性豈無緩急而自外至内舒亟之次如是其有等乎葢惟七政之天雖有重數而總為一天制動之權

全在動天故近動天者不得不速近地而遠動天者
不得不遲固自然之理勢也曰若是則周徑大小可
勿論矣曰在外者爲動天所掣而西行速故其東移
之差數遲又以其周徑大而分度闊則其差又遲是
故恒星六七十年而始差一度近動天也然以周徑
之大小準之此所差之一度以視月天將以周計矣
在内者遠於動天而西行遲故其東移之差速又以
其周徑小而分度狹則其差又速是故月天一日東

移十三四度者近地而遠動天也然以周徑計之此所差之十三四度以視日天尚不能成一度矣然則周徑之大小但可兼論以考其差而非所以遲速之原也左旋之說可以無疑

戴氏震曰案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漢以來步算家之通說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宋儒張子朱子之創論也稽之於古夏歷已有列宿日月皆西移之言求之於今又得梅氏反覆申明其義然執是以告步算家知其必不從試就赤道黄道論之赤道正而黄道斜絡之者也赤極不動而黄極每晝夜必環繞之以成一圈者也黄極每晝夜環繞赤極一周日在黄道上因之一周此之謂順天左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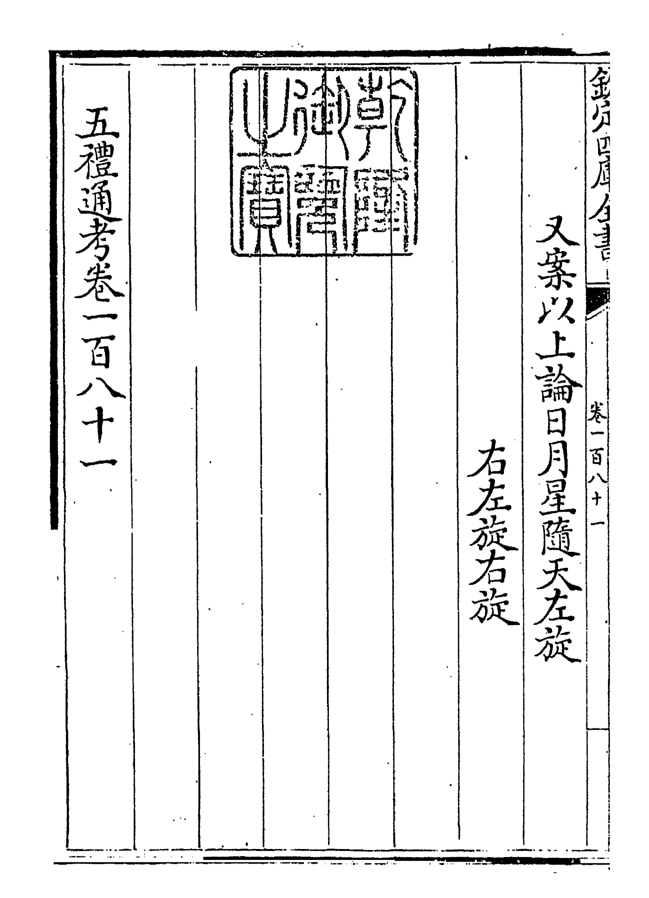
旋也宗赤極而不宗黃極黃極者黃道之樞樞既乘動機左旋于中其道則成迴環之勢右轉於外假使黃道每晝夜斜行而左旋黃極居其所不動則日出沒非東西正位而列宿皆旋繞黃極矣何以東升西沒必正相對也列宿皆環繞赤極不繞黃極也以是言之左旋者乃黃極而不可言日躔黃道為左旋明矣又假使黃極既左旋日在黃道上又自為左旋兩者俱左勢必愈速則黃極不及繞一周日所到已成晝夜恒星既宗黃極何以能過之假使恒星亦自左旋彌速于日則是黃極不及繞一周者列宿皆不及一天周又自為轉而竟過之不幾恒星距赤極一晝夜即覺其大差乎以是言之黃極晝夜左旋日躔黃道未嘗自為左旋明矣日躔黃道不自為左旋而假使日竟不動則日終古止於其處無有發斂何以成寒暑往來以是言之日躔黃道必有動移而其動移也既不左旋則必移而右轉明矣惟日躔黃道有迴

環右轉之勢則一左一右其勢少遲日一周而成晝夜黃極環繞一周而又過一度列宿皆左旋過日一度恒星循黃道迴環右轉者甚微故其距赤極每晝夜不覺差移也或曰列宿七曜既順天左旋矣又迴環右轉豈一時兩動之謂乎曰非也左旋者諸曜未嘗動也隨黃極環繞而俱左耳右轉者黃極未移也諸曜在其中紘側溯而右耳其左旋也赤極居中赤道正而黃道斜黃極與日月星皆環繞之其右旋也黃極居中黃道正而月五星之天斜絡之日每歲一周而恒星每歲亦有分秒之推移蓋左旋者天道本然而右旋者動機迴環之勢也朱子喻以兩輪梅氏推及不同樞學者猶疑於其言似日月星在天徒隨天左旋而有遲速無復右旋之實與實測不合愚則以樞左旋甚速明東升西降之本以輪在外稍成迴環之勢明右旋之因然後左旋右旋皆實有測驗不敢為空談以斷乎此

蕙田案天體左旋運行不息乾象傳提揭最明葢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動而生陽合下便是乾體故其性純陽而至健自東而西西而復東旋轉如輪晝夜不舍其所以必自東而西者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東南陽方西北陰方自陽處動起葢其性然也後之人因名曰左旋左右者本因

人身之手而得名南北東西隨其所向反復出入更迭互用原無定體此所以名曰左者萬物負陰而抱陽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之運行恰自左而右故曰左旋凡日月五星悉隨而轉故離彖傳曰日月麗乎天中庸謂日月星辰繫焉繫也麗也明與天為體而無異理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順逆之理也至若日月五星別

有右轉之度恒星有東移之差推原厥故實由日月星不循赤道而循黃道有髙下逺近疾遲之異不能不迴環逆溯各自為勢者西法謂日月五星各有天而行皆有輪雖望之麗天而實循輪而行其理如珠逐盤旋漩隨水去雖急轉長逝而復自作迴環之勢此日月五星所以盈縮遲疾雖左旋而有右轉之象也



又案以上論日月星隨天左旋

右左旋右旋

五禮通考卷一百八十一